

小公园里常见三五习武之人，一人一杆红缨枪，着中式对襟上装，下着绸缎灯笼裤，徒弟一身雪白，师傅一身皂黑。师傅看徒弟耍枪，一声吆喝，徒弟便摆出个功架，定格，可惜单腿立不稳，直打哆嗦，功夫片上，那是纹丝不动的。于是想到，这些功夫师傅，摆这些花式，会不会是要投影视界？今日那一身皂的师傅便是不满徒弟的动作，一再训斥，将徒弟赶到场边，自己迈八字慢步，到院子中示范，双手持枪作直刺状，配合动作，发出几声吆喝。走近看，那师傅嘴上竟然叼了一根香烟！此前没思量，不知习武之人，也有吸烟的。师傅收枪作势，嘴上同时喷出一口烟，看如此武功，不禁莞尔，无怪影视剧制作行当中，有“烟火”一项。

一身皂师傅动作不算好看，但示范完毕，得意地为一四顾，见无人围观，遂啐出一口老痰。那假模假式一枪刺喉的动作其实不及徒弟有力流畅，但他穿得比徒弟有派，他有资格训人，只可怜徒弟们没头脑，连师傅喘得上气不接下气都看不出，在一边作景仰状。

于是想起《儒林外史》上的那个“房上瓦一片片的响”。

《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名士大宴莺脰湖，侠客虚设人头会》，侠客张铁臂无端“复仇报恩”，带一颗来路不明的“人头”，二更半从房上进入，声称自己报仇雪恨，除了恶人，好事成双，请两公子再帮忙五百两银子，要去另谢恩人。这一节，吴敬梓写得极好，那张铁臂来时，“忽听得房上瓦一片片的响，

只听得一片瓦响

吴非



世象杂谈

一个人从屋檐上掉下来，满身血污，手里提了一个革囊……”可见功夫不算十分的好；讹得娄氏兄弟五百两银子，“叫一声多谢，腾身而起，上了房檐。行步如飞，只听得一片瓦响，无影无踪去了”——能跳上房檐，也是了得的功夫，但“一片瓦响”，就不如野猫子了。果然，没头脑的娄氏二公子打开张铁臂托管的革囊，里面竟是一颗猪头！让有轻功的张铁臂半夜一跃上房，却踩得瓦一片响，可见三百年前小说家的匠心，到了光电子时代，这套把戏就不算难事了，功夫片多托明清人，使侠客习武同时吸烟并吐痰，得无亦明清风？到处仍见张铁臂，这是因为看客不思不想。

人在路上，天上会掉下一宗银子？当然有。十字街头，绿灯亮起，行人纷纷过马路，有三四挂胸牌热情西装青年拦下路人，我后来知道这是承揽“理财”，专包大伯大妈们坐地发财，稳赚不赔的。我不敢小觑青年，没准十年后也是一条好汉，牛云羊云的便是。

有人炒作高考名师，称押题十年，“全部猜中”，这等牛皮仍不算牛，还曾听说有人宣称猜题十年，“全部猜中，一字不差”。高楼亮起家教广告，“中考作文十天轻松过关”“外语四六级分数提高包退款”“三个月成学霸，杀入名校”……大师得有多大气，才能装作听不见脚下瓦响呀！

到处一片瓦响。还在响。

在游历神州的江河湖海时，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归纳起来可以说：“湖是河，河是江，江是海，海是湖。”

瘦西湖其实是河。通过对杭州西湖和扬州瘦西湖的比较，咱们不难发现，前者水面宽广，后者水面狭长。瘦西湖的确清瘦苗条，展露的是河的韵致。这一点，可以从瘦西湖公园大门两侧由清代金陵文人刘春池题写的“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这副楹联得到佐证。岸是指江、河、湖、海等水边的陆地，但河岸可数，不规则的环形湖岸不可数（若要大致划分湖岸，只能说东岸、西岸、南岸、北岸），因此我认为，此对联中的“两岸”恰恰暗示了瘦西湖是河不是湖。从历史沿革看，瘦西湖最早就叫保障河，它原是扬州城北的一条河道，宽约百米，绵延十里，曾以唐宋护城河示人。明清两代，当地富甲天下的盐业巨子纷纷不惜重金聘

请造园名家在沿河两岸擘画经营，构筑水上园林。至乾隆时期，荷浦薰风、四桥烟雨等二十四景一应俱全，盛极一时。清代钱塘诗人汪沆有诗赞曰：“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瘦西湖由此得名，并逐渐蜚声中外。下西湖，三十有六”，唯扬州瘦西湖，因风姿峭峭而别有一番韵味。

黄河则是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曾在济南市以北的黄河大桥和东营市黄河入海口领略过全长5464公里的黄河的磅礴气势。作为中国第二长河和世界第五长河，它呈现的是江的气势。根据词典给出的定义，河指天然的人造的水道，江乃大

河，因此人们一般认为，江的长度和宽度都要超过河。难怪只有小河流的叫法，没有小江（发源于重庆开县的小江是专名）的泛称。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江一定就比河长。黄浦江（113公里）、岷江（735公里）、雅鲁藏布江（2057公里）等都比黄河短，却被悉数封为江。如此看来，黄河更有资格被称为江了。

与黄河同属中国七大河流的辽河（1345公里）和淮河（约1000公里）若冠以江名，也当之无愧。数年前我去厦门鼓浪屿旅游时，“厦门金门门对门，鹭江鹭江江连江”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处的浯江和鹭江不可从字面上片面理解。实际上，前者代指陆地，系福建金门岛的旧清两代，当地富甲天下的盐业巨子纷纷不惜重金聘

指鼓浪屿和厦门岛之间宽约600米的海域（即厦鼓海峡）。由于这一带海域常有很多优雅的厦门市鹭鸟盘旋飞翔，故称鹭江，其间奔涌的却是咸津津的海水。

洱海乃是湖。为什么作为内陆省份的云南竟有一大海，而海中又有五湖？我赴苍山巍巍、洱海茫茫的云南大理旅游时，导游自豪地向我们描绘了当地的“风花雪月”之美，即“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他解释，“洱海月”之景并非指海上生明月，而是指湖上生明月，因为面积近257平方公里的洱海系云南第二高原淡水湖，同时是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母亲湖”。由于这一大型湖泊形似人耳，加之生长在大陆的云南人憧憬真正的大海，故它被

写下这个标题时，我还是不敢肯定当时主持人说的是“微信音乐会”，还是“微型音乐会”。但我宁愿相信是“微信”，因为这个小型音乐会是通过微信召集的。

从德国回来的女钢琴家谢亚鸥在斯坦威琴行举行独奏会，琴行不大，还摆了好多大钢琴，被微信招来的近百名听众只能分三摊围着那台演奏琴入座。音乐会不卖票，纯粹是一场沙龙，来者都是爱乐人，听的都是名曲。

“苏立华聊音乐”是乐评人苏立华两三个月前才开办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在爱乐者中已经有了一大批拥趸。那晚是公众号第一次举办音乐会。我猜他大概是想藉此考验一下这个挂了自己名字的公众号的号召力到底有多大。苏立华是个狂热的乐评人，凡有乐评的报刊，都有他的文章，常常很精彩，也常得罪人，与人争辩，却又始终笑呵呵的，很可爱。自从建立了公众号，苏立华有了自己的阵地，游击队摇身变为集团军，益发写得多了。那晚他对大家坦言自己建公众号的宗旨，意在培养听众。这很实在。我很欣赏这样的举动。

谢亚鸥弹了德彪西、格什温和王西麟的《晋风》。正是那首描述山西民风的钢琴组曲《晋风》，掀起了沙龙的高潮，以致谢亚鸥又坐下来再弹第二遍。原来王西麟被苏立华从北京请来了，又被谢亚鸥扶上台与大家见面。八十多岁的老作曲家一激动，就说了自己的心事：原来这首乐曲是17年前写的，却一直没人演奏，默默无闻直到今天。作曲家的作品如果没有被演奏，等于衣锦夜行。老人直着嗓门大声说：“我相信许多作曲家都有这样的作品压在抽屉里，大家都知道柯达伊挖掘了许多匈牙利的民歌，中国作曲家也有许多这样的挖掘，各地都有，为什么就没有人重视呢？放在音乐会上，哪怕作为风格对比也好啊？”

《南方周末》记者石岩曾对他进行长达一周的深入采访，写下报告文学《中国病人——作曲家王西麟的故事》，在网上被疯狂转载，获2012年度南方周末新闻奖提名奖——“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好的作曲家，有人说他的音乐一钱

不值。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的精神处于裂变中；有人说他是海明威式的硬汉，有人说他是孤独的行者。

“王西麟对音乐教育的现状、对学术腐败、对热点时事，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经常诉诸文字……但与文字相比，他的音乐实在是高级得多的语言。经过音乐的过滤，所有的偏狭、抱怨、激愤都被剔除干净。难怪他的同行说他的作品像舍利子。”

他是独居老人。那晚，“他的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结束，王西麟拖着患退行性劳损的双腿，爬上四楼的家，等着他的是白开水就饼——这是他在每次音乐会后的标准食谱。”

“尽管境外乐团不断发出创作邀约，作品演到了罗马、巴塞尔、科隆、柏林、旧金山、福冈、台湾、香港……但在北京，王西麟依旧是个孤独的人，‘想找个人说话都难’，最寂寞的时候，他会找出《鲁滨逊漂流记》的碟片，看另外一个孤独的人怎么过……”

苏立华认为他是中国



太行山下（中国画） 沈培鑫

某日诗社老师布置作业，要我们写一首关于历史人物的七律，对历史一知半解的我，不知该如何下笔。踌躇间，听了复旦韩昇教授关于《刘邦治国》的讲座，大受启发，就选定“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作为写作对象，之后又翻看了史记《留侯世家》等相关资料，从中慢慢理出了头绪。原来历史上张良的一切成就和神秘人物黄石公密不可分，我的构思也就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了。

张良为报国仇雇用杀手刺杀秦始皇未遂，成了通缉犯，开始了担惊受怕的逃亡生涯。却在下邳圯桥上遇上了千载难逢的转机，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大转折点，我突然想到陆游有诗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曾经有位周易专家说过，命运不仅仅是与生俱来，它也可改变，所以命和运完全是两个概念，前者天注定，后者变幻莫测，事实证明张良通过生命中的贵人赐给了他珍贵的《太公兵法》，他研苦读，最终修成正果，成了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这就是运，否则他就会被历史淹没。于是我写下了第一联：“不在圯桥遇黄石，应无青史子房名”，要表达的便是这个意思。

第二联写的是“圯桥纳履”的励志故事，据司马迁的《留侯世家》言：张良曾经散步于下邳圯桥之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并冲着张良说：“孺子，下取履！”张良十分吃惊，“欲殴之，为老，强忍，下取履。”鞋子拿上来之后，老头竟要张良为他穿上，张良强压怒火，“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五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如果漫游 古拜占庭，继奥斯曼的疆土以及哈布斯堡旧疆土之上，现在已是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

但旅行去彼地，观看那里的人，他们眉眼之间有着多么复杂的血统遗传啊，承载着多少代的历史和遗忘啊。在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各地旅行，时时刻刻都恨自己历史学得不够，因为到处都是谜语。从以弗所到贝尔加蒙，到伊斯坦布尔，到索菲亚和希腊圣山，再转向摩拉瓦河谷，那是塞尔维亚的精神家园，再向上至贝尔格莱德，那是巴尔干火药桶的引线。

然后，再北上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甚至克拉科夫，直到维也纳和威尼斯，在人脸上也仍能认出一些异邦的血统。细细问家世，能问出来祖上是斯拉夫人，是希腊人，是克里米亚人，蒙古人以及波斯人。再往上走，走到奥登堡这样的北部，小城，开始满眼都是金发碧眼，雪白的皮肤，他们在天主教堂里，傍晚用管风琴赞美，这时才会惊觉，原来在此地的教堂的吟诵里已听不到古老低沉的拜占庭喉音，墙上也不再再有古老东正教那些炯炯有神的黑眼瞳了。

过了威尼斯，才算离开了拜占庭的旧疆土。但迁徙并未结束，到了咖啡用各种牛奶来调，教堂里的赞美诗再也没有了拜占庭喉音的吟唱，到了德国北部，画匠们再也不用藏红花调出来的优美金红色画圣乔治的袍子，拜占庭蓝也成为一种遥远的传说了。

肖斯塔科维奇，是中国最好的作曲家。于是就请谢亚鸥弹他的《晋风》，再把他请到上海来，还在节目单上很虔诚地写上：“王西麟：《晋风》，组曲，作品36号（1998，上海首演）”

这“1998”是创作年份，“上海首演”指音乐会当天，即2015年3月21日。王西麟看重这个“首演”，还向大家说明：“钢琴音乐会结束，王西麟拖着患退行性劳损的双腿，爬上四楼的家，等着他的是白开水就饼——这是他在每次音乐会后的标准食谱。”

“尽管境外乐团不断发出创作邀约，作品演到了罗马、巴塞尔、科隆、柏林、旧金山、福冈、台湾、香港……但在北京，王西麟依旧是个孤独的人，‘想找个人说话都难’，最寂寞的时候，他会找出《鲁滨逊漂流记》的碟片，看另外一个孤独的人怎么过……”

苏立华认为他是中国

最终成为一代“帝师”，直至封侯，达到人生的辉煌顶点，而他却急流勇退，告病致仕，又成就了他在历史上的另一段佳话。张良的最后一招，另人发人深省。看看韩信萧何，或杀或贬，张良确有先见之明。回想起黄石公曾对他说过，你将来一定会做帝师，如果你想见我，就到谷城山下来找我，山下的那块黄石便是我，这句话似乎告诉人们，张良的最后归宿应该是去找他的恩师了。师徒二人在山上过着神仙的生活。于是写了最后一联：“功成脱却留侯服，羽化登仙到谷城”。

通过写诗学历史，真是好方法，我尝到了甜头。今后我想以同样的方法，写韩信，写萧何，甚至写刘邦，写吕后，一部汉初的风云史就了然于胸了。

明刊《浅说题画诗》。

学诗者说

十日谈